

## 壹·尋父的人

「不好意思，我要去中華街。」

我不時回頭看看外面有什麼人經過，要是被熟人知道自己走進這種店裡，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形象絕對會頓時崩毀，就跟超過極限的疊疊樂一樣。

「橫濱的中華街是嗎？去搭飛機。」年約五十的老闆放下雜誌，抬起頭來。

「不是。」

「神戶的南京町？」

「不是，兩個都不是。」

「你到底要做什麼？」

「咳咳……」我清了清喉嚨，也清了清腦袋，找出那首被放在最底層，早已覆滿灰塵的詩：

看不見盡頭的大街  
左右掛滿了紅色的燈籠  
小時候的我和父親行走著  
成千上萬的小販向我們招手  
父親叫我不會回應任何人  
否則會被帶到……

「原來是那個啊，早說嘛。」老闆露出一顆金牙，打開桌上的皮箱，裡面放滿了包裝簡陋的光碟片。

「中華街……嗯……這些都不是。」老闆將幾片挑出來，「有了，在這裡。」看上去就像是人口販子在挑選孩子。

「請先付款。」老闆雙手握著光碟片，露出大大的微笑，金牙比剛才還要閃亮。

我數了二十張千元鈔票，放在桌上。

「謝謝惠顧，要不要袋子？」

我看了一眼那些印有店名的紙袋，搖搖頭，然後走出店門。

「記得再來啊。」

回到家以後，我將光碟放進播放器，出現在電腦螢幕的卻是音樂播放軟體。該不被騙了吧？我心想。

看不見盡頭的大街  
左右掛滿了……

喇叭傳出熟悉的詩，錄音的女性以帶有流行音樂的語調朗誦，我不禁皺了皺眉頭，卻還是繼續聽下去。

小時候的我和父親行走著  
成千上萬的詩人向我們招手

成千上萬的詩人？果然被騙了！  
但是已經來不及了。

我坐在公車上，所有的人都低頭不語，沒有人站著，引擎聲因此被困在車廂的正中央。公車停了下來，拿著手風琴的老男人走上車，沒有人願意讓座，坐在最後面的我於是起身，走到他的旁邊。

「後面有位子。」我對老男人說。

「啊，」他看了一下後面，「謝謝，謝謝。」

坐定之後，老男人開始拉手風琴，讓引擎聲排泄出去。車上的乘客似乎不喜歡手風琴的聲音，幾個人開始發出嘖嘖聲。感到些許的不自在，我走到老男人旁邊。

演奏完一首樂曲，老男人放下手風琴，抬頭看著我。

「年輕人，有沒有什麼想聽的曲子？」

「沒有。」許多帶有警告的視線，透過後照鏡反射過來，我只好這麼回答。

「那麼你要在哪裡下車？」

「不太清楚，我原本想要找回父親。」我搔搔頭，「卻被竄改過的詩給騙到這裡來的，根本不知道路該怎麼走。」

「嗯……」老先生看了一下天花板，「不如這樣吧。」

「我再演奏一首曲子，結束的時候你就下車。」

這個點子倒是不錯，我也懶得去管其他乘客的感受，相信就算今天是在座的其他人在找尋父親，一定也會接受老男人的提議。

「就這麼決定了。」我說。

老男人開始演奏手風琴，這次的樂曲帶有點中國風，嘖嘖聲重新出現。

走下公車，首先看到一座小山丘，我沿著步道走到頂端，那裡佇立著一架投幣式望遠鏡。我投入十元，開始尋找中華街，卻只是看到一堆不知名的大樓。

看來要等到晚上，我在草地上躺了下來。天上的雲不多，一隻老鷹飛了過去，也許我才是老鷹，正在觀察藍色大海上面的人類。

閉上眼睛，不知不覺便睡著了。

醒來之後我看了一下手錶，晚上六點，差不多是點燈的時間。我再一次將十

元硬幣投入望遠鏡，與這裡相隔三條街的地方，果然看到了一條泛有紅色光的街道。

我走進一條與中華街相垂直的商店街，進入中華街之前我必須填飽肚子，不是因為中華街的食物不能吃，而是我從來沒吃過，也不想冒險去嘗試。在一間義式餐廳的門口停下來，才發現自己一點也不餓，胃袋像是被灌入水泥一樣，於是我繼續前進。

光線的色調逐漸轉紅，代表中華街就在附近。

雖然是中華街，卻幾乎沒有中國式建築，只有單調乏味的水泥樓房。街上沒有路燈，每一扇窗子都掛有紅色燈籠，支撐著整條街的照明。

所有的一切都由紅色與黑色構成。

兩側的一樓皆為店家，許多餐廳還會在路邊擺設攤販。因為那首詩，我從來不去正視那些攤販，只是盯著地上的柏油路面。

以往都是憑著直覺，知道自己該在哪裡停下，但是今天例外。儘管這裡是我要找的中華街，燈光一樣是紅色的，四周卻充斥著陌生感，也許這裡的紅光比自己所熟悉的還要黯淡，或是明亮。畢竟中華街沒有盡頭，今天的我藉著假詩進來，自然會遇到陌生的入口。陌生的入口，陌生的路段，兩旁的小販卻依舊存在。就算無法相信自己的直覺，依然必須相信那首詩的警告，除了盯著地上前進，我別無他法。

兩旁的小販不斷發出討厭的喀喀聲，像是不斷被搖晃的藥罐。我不斷告訴自己不要去想起那首詩的第二段，但是彷彿有人在我的雙唇上綁了條線，嘴巴自動把詩句唸了出來：

走了很久很久  
兩隻腳變成軟軟的……

軟軟的什麼？從小就倒背如流的詩句，居然產生了漏洞。怎麼樣也回想不起來，只好繼續唸出下面的句子：

父親只好把我抱起來  
我不小心看見了旁邊的小販  
它們面帶微笑  
變色龍般的眼睛不斷在跳動  
紫色的大手招呼著我們  
我恐懼地抱緊父親  
手臂上長滿了……

沒想到漏洞接連地出現，像是艘年久失修的船，名為遺忘的大海不斷注入。我停下腳步，將紅色的影子縮小，潛進自己的腦海中，翻箱倒櫃也找不出詩句的

兩個碎片。我開始感到驚慌，因為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，抬頭望向紅色的天空，也沒有絲毫幫助。

最後，我居然因此忘記了最基本的規則，不經意地往旁邊一看。值得慶幸的是，沒有小販站在旁邊，只有一間壽司店，黑色的招牌寫著紅色的店名：「明日屋」。

第一次聽見那首詩，是大約十歲的時候，我牽著父親的手，一起在中華街上行走。我好奇地東張西望，父親沒有阻止我，因為沒有半個小販在招手。四周的中國式建築掛滿了布幕，有的寫上店名，有的放上包子師傅的照片，燈光不是紅色的，是更有活力的金黃色，而且人聲鼎沸，沒有討厭的喀喀聲。

「這裡是哪裡？」我抬頭問父親。

「這裡是橫濱中華街。」

我們走過一間派出所，警察對著我們微笑。

「我們要去哪裡？」

「吃晚餐。」父親說。

「好吃嗎？」我問。

「等一下就知道了。」

我們走進一間裝潢華麗的餐館，裡頭充滿了談笑聲。坐定之後，父親點了許多菜，我拿起菜單來看，卻看不懂上面的文字。

「我要尿尿。」我告訴父親。

「在那邊而已，要陪你去嗎？」

「不要。」

我走進珠簾，卻還有一條長長的陰暗走道，等到真正進入洗手間，已經完全聽不見外面的聲音。

洗手的時候，我微微聽見女人的細語，於是把水龍頭關掉。

看不見盡頭的大街

左右掛滿了紅色的燈籠

聲音來自那條陰暗的走道，我開始感到害怕，不敢踏出廁所一步。

小時候的我和父親行走著

聲音越來越大，我幾乎要哭了出來。

成千上萬的小販向我們招手

父親……

父親走了進來。

「你怎麼上這麼久？」

我搖搖頭，然後衝過去握緊父親的手。

「我剛剛聽見有人在唱歌。」等到我們回到餐桌，我才開口。

「什麼歌？」

我把聽見的部分唸出來，沒想到自己居然記得一清二楚。

「那不是歌，」父親說，用筷子夾了一個春捲，「那是詩，一首叫〈中華街〉的詩。」

「那首詩在講什麼？」

父親開始咀嚼春捲。

「那首詩寫得不好，不要理它。」

回去的路上，父親走得特別快。

彷彿在追趕著什麼，我只能拉著他的衣角前進，只要一個不小心就會跌倒。我開始懷疑自己眼前的到底是父親還是陌生人，也許父親還在那間餐館裡頭，坐在另一個位子上等著我從洗手間出來。

遇到了紅燈，父親終於停下腳步。

「爸爸，為什麼要走這麼快？」

父親只是盯著行人號誌，沒有回答，我們站在那裡許久，卻遲遲等不到綠燈。父親看了一下手錶，然後向右轉。

前方的斑馬線亮著綠燈。

「跑！」

父親大叫，我嚇了一跳。

「跑！」

父親開始跑向對面，我來不及抓住他的衣角，摔了一跤，父親回過頭來把我抱起來，衝向正在閃爍的綠燈。

抵達對面之後，父親大口喘著氣，我回頭看向原來的地方，正好目睹了行人號誌由綠轉紅，原本散發著金色光芒的橫濱中華街，也瞬間變成了紅色的中華街。

「發生了什麼事情？」我拉了拉父親的手，卻發現他在顫抖。

父親的雙眼緊閉，喃喃地把整首詩唸了出來，包括我沒有聽過的後續。

我坐上吧台，拿起桌上的濕紙巾擦手，唯一的壽司師傅手持噴火槍，來回刷過砧板上面的鮭魚肚，動作彷彿是在上漆，緩慢而優雅。

明日屋的燈光是理所當然的紅色，但是裝潢以深色木頭為主，真正發出紅光的只有燈泡與吧台。我環顧了一下四周，卻找不到菜單，只有幾幅魚的標本，聽

說沒有菜單的壽司店一不小心就會吃到上千元。

偶爾也吃點高級的東西犒賞自己吧，我心想。看見明日屋的那一瞬間，胃中的水泥也跟著溶解，取而代之的是巨大的飢餓感。

突然想起了那首詩的某兩句，卻仍然想不起來那些漏洞。

路邊的壽司師傅衝了出來

「跑！」

「請問要點些什麼？」師傅終於開口，她把噴火槍掛回吧台下方。

「能不能幫我推薦一下？」我把濕紙巾放下來，抬頭看著師傅。

師傅的年紀可能跟我差不多，或是稍稍年長，紅色的皮膚與其說是因為紅光的照射，我更相信是天生的。

「今天的鮭魚不錯，」師傅說，「你要刺身還是炙燒？」

「砧板上面的是別人的嗎？」

「不是，你是唯一的客人。」

「那就幫我捏成兩個握壽司。」

「好，請稍等。」

師傅用小飯匙挖了一團飯到手上，俐落地捏成兩個長方體，米粒完全沒有殘留在紅色的手上，我開始懷疑她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樣抓住單槓。

「好了。」師傅將兩個炙燒鮭魚肚握壽司放到我面前。

紅色的吧台，看起來就像是縮小的中華街，而我是那塊炙燒鮭魚，黑色瓷盤則是影子。

我抓起一個握壽司，放入嘴中。

之後又吃了鮭魚卵軍艦、黑鮪魚、炙燒干貝與比目魚的握壽司，開始擔心身上的現金不夠使用，我決定就此收手。

「差不多了。」我說，然後喝了一口茶。

「忘了跟你說，今天的章魚很新鮮。」師傅露出今天的第一個微笑。

「可能吃不下了。」我說，其實是在說謊。

「真的嗎？那太可惜了。」師傅拿出噴火槍，砧板上放著幾塊鮪魚肚。

我拿出錢包，發現裡頭的鈔票比想像中要多出好幾倍，我可不記得自己有帶這麼多現金出門。

「那麼，」我把錢包放回口袋，「再來一個章魚握壽司好了。」

「沒問題。」師傅放下噴火槍，捲起袖子，看起來幹勁十足。

我開始思考錢包裡頭的那些鈔票，也許是在購買光碟的時候少算了幾張，銷售假貨的老闆也不敢去計較那幾千元。

「久等了，章魚握壽司。」

與先前的黑色瓷盤不同，這次用的是白色瓷盤，白色的章魚、米粒與瓷盤一同被燈光染為紅色，三樣東西彷彿很久以前就被放在一起。

抓著壽司的手莫名開始顫抖，似乎有什麼東西在阻止我，不過我還是將壽司放進嘴裡。

咀嚼。

師傅說得沒錯，就連我這個壽司的外行人，也能感覺到章魚的新鮮，附著在米粒上的醋嚐起來簡直是海水。

「這塊章魚果然好吃。」我說，卻沒有得到任何回應。

師傅低著頭，緩緩切下章魚的觸手，一隻接著一隻。臉上沒有任何表情，不管是師傅，還是砧板上的章魚。

我的手臂開始感到刺痛，剛才吃下的章魚還在食道前進，沿途填滿了詩句的漏洞。我瞪大雙眼，用顫抖的聲音念出來：

走了很久很久  
兩隻腳變成軟軟的觸手  
父親只好把我抱起來  
我不小心看見了旁邊的小販  
它們面帶微笑  
變色龍般的眼睛不斷在跳動  
紫色的大手招呼著我們  
我恐懼地抱緊父親  
手臂上長滿了吸盤

「你還好吧？」師傅抬起頭來問我，我繼續唸著。

父親什麼也沒說  
只是繼續前進  
不知道過了多久  
才把我放下來  
我的四肢恢復了原狀  
但是父親已經完全變成章魚

「客人，你還好嗎？」師傅從吧台走了出來。

我依然無法接受自己犯下的錯誤，額頭上直冒冷汗。師傅走到我旁邊，拍了一下我的肩膀。

路邊的壽司師傅衝了出來

「要不要喝點水？」師傅拿了一杯水到我面前。

「跑！」我對著砧板上的章魚大叫。

我聽見章魚說

「跑！」我又一次大叫，師傅向後退了幾步。

我喘了幾口氣，拿起濕紙巾擦掉臉上的汗，感覺到視線越來越黑，腦海裡出現剛剛吃下去的章魚片，它們重新組合成一隻小章魚，偷偷跑到我的眼睛後面。



## 貳·壽司師傅

不知道有多久沒有看見海了。

烈日下，綁著頭巾的青年走過碼頭，以振翅而飛的海鷗為背景，宛如逆向浪花上的衝浪手。

「中華街那邊的生意怎麼樣？」青年拿出打火機點菸，並遞給我一根，我搖搖頭。

青年把菸收起來，然後吐了一口出來。

「搖頭是指生意還是不抽煙。」

「都是。」我說。

「哈哈，做老闆的要想辦法招呼客人啊！」

我發現旁邊有一張白色長椅，便走過去坐了下來，青年也跟著坐在我旁邊。

「我想問你。」

「嗯？」一陣海風吹來，把青年吐出的煙一起帶走，感覺就像是在西餐廳吃完一道料理，服務生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將盤子收走。

「你昨天怎麼會送章魚過來？」我看著青年的臉，他的眼角有顆很大的痣。

「啊？不是妳委託別人叫我送去的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我說。

「奇怪了，」青年搔搔頭，「明明有一個大叔叫我送章魚到明日屋。」

「什麼大叔？」

「前天晚上我在景珍樓吃晚餐的時候，一個白頭髮的大叔走到我旁邊，叫我隔天送章魚到妳那裡，還報出妳的名字。」

騎著腳踏車的咖啡師傅放下腳架，青年把菸插進菸灰缸，起身走了過去，陽光打在他們身上。

我盯著海面許久，才發現自己其實是在看著天空。

「妳應該認識那個大叔吧？」青年拿了兩個紙杯回來。

「不認識，」我搖搖頭，接過青年遞來的紙杯，「不過我大概知道他是誰。」

「怎麼會有人這麼無聊？」青年喝了一口咖啡。

我咬著指甲，看著一艘漁船駛離，開始回想那位客人在昏倒前唸出的詩。

看不見盡頭的大街

左右掛滿了紅色的燈籠

小時候的我和父親行走著

成千上萬的小販向我們招手

「父親叫我不會回應任何人，」不知不覺居然唸了出來，「否則會被帶到……」

「我想起來了。」青年放下紙杯，摸了摸下巴稀薄的鬍子。

「什麼東西？」

「那個男人在回到自己的座位之後，嘴巴不知道在碎碎唸些什麼。」

「我很好奇，」青年繼續說，「假裝去洗手間，然後偷聽了一下，聽到的內容就跟妳剛剛唸的一樣。」

「問題果然是出在章魚。」我也喝了一口咖啡，味道有點酸。

「我的章魚怎麼了嗎？」

「沒有沒有，」我對他露出今天的第一個微笑，「那我先走了。」

「不帶點什麼走嗎？」

「今天不想開店，」我站起來，「掰掰。」

「嗯，再見。」

那位客人在喊了兩次：「跑！」之後，便倒在吧台上不省人事。我不知道該如何是好，只好幫他蓋條被子。感覺上他受到不小的驚嚇，昏倒後的模樣卻異常地安詳，看起來就像是好不容易歸鄉的旅人，躺在懷念的床鋪上。

我找到他的皮包，拿出他的身分證，出生地台北？從來沒有聽過的地名，他根本就不屬於中華街，不屬於這個城市，不屬於當下的時空。趁著還有記憶的時候，我寫下那首詩，明明只聽過一遍，卻能記得一清二楚。詩中多次出現父親，看來這位客人來到中華街，為的是尋找父親，而且成功避開了所有路邊小販的視線，代表他不是第一次來到中華街。

看了看時鐘，熄燈的時間到了，我走到二樓將燈籠吹熄。窗外的其他燈籠也陸續熄滅，把中華街的領導權還給月光。小販們推著攤販車，潛回陰暗的小巷，直到紅色的光芒將它們照亮，才會再次出來。

我倚在窗邊，盯著由紅轉白的月亮。

我該幫助他嗎？還是就把他交給小販？我問月亮，而月亮當然沒有回答。

因為這裡是中華街。

景珍樓的裝潢華麗，是中華街裡難得一見的中國式建築。看了一下手錶，下午五點，離點燈還有一個小時，因此我可以毫無顧慮地走進去。零星的客人正在用餐，卻沒有看到什麼白髮的大叔。我告訴穿著唐裝的店員我想到二樓去，店員指了指角落的紅色木造階梯。

整個二樓只亮著一顆燈泡，唯有靠窗的桌面能被看得清楚。廁所前面的桌子坐著一個人，看不見他的臉與髮色，不過直覺告訴我他就是那位白髮男人。

「打擾了。」我拉開黑色的上光木椅，在男人的對面坐了下來。

男人拿起筷子，在白色的桌面上敲了一下，清脆的聲音響徹整個樓層，來自四面八方，聽起來就像是全部的窗戶同時關上。

他夾起一個春捲，用筷子分成兩半，接著將其中一半放上轉盤，緩緩送到我的面前。

「吃吧。」他說，但是我沒有動手，男人的聲音聽起來就像是古老地窖的門被打開的軋軋聲。

看到我沒有動手，男人將自己的春捲夾進嘴裡。

咀嚼。

我的瞳孔也逐漸在適應黑暗。

男人穿著樸素的黑色毛衣，臉部比想像中還要年輕，嘴裡發出口水與春捲相互混和的嘖嘖聲，不時噴出些許汁液，雙眼閉上，看起來很享受。

「你知道自己的兒子在中華街嗎？」我說，用筷子尖端敲了幾下桌面。

男人沒有回答，繼續咀嚼著春捲，我只好繼續敲著桌面。

咀嚼聲規律地發出，如果男人轉過身來，背上嵌著一面時鐘，我也不會感到訝異。

「當然，」吞下春捲之後，男人終於開口，「畢竟我是他的父親。」

「那你為什麼要躲著他。」

「他是來帶我出去的，」男人再度拿起筷子，「帶我離開這個美好的地方。」男人伸出筷子，試圖夾起另外一個春捲，不過我被搶先了一步。

「你本來就不屬於這裡，」我把春捲放進自己的碟子，「離開是應該的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男人的聲音聽起來很憤怒，嘴角卻在上揚，「待在這裡，只要每天提供他們關於章魚的情報，食物自動就會送上來，我為什麼要離開？」

「這些話要是給你的兒子聽見，他會如何反應？」

「不關我的事。」

樓梯傳來腳步聲，穿著旗袍的店員端著一盤春捲走了上來，臉上露出異常的微笑，嘴角與眼角幾乎要相連接。

「我放棄了。」我站起來，緩緩走向樓梯，店員對我點頭致意。

「如果我是妳，」男人說，「我會走快一點。」

我看向窗外，紅色的燈籠逐一點燃，沒想到一個小時居然這麼短。

「小販們已經在找他了。」

男人夾起一個春捲。

只要在中華街奔跑，小販就會跟上來。它們很清楚，中華街的人不會爲了中華街的人而奔跑，一定有外人存在。

紅色重新掌控了中華街，小販們推著推車，一個接著一個從陰暗的小巷走出

來，井然有序，足以媲美訓練有素的軍隊。它們不斷發出低沈的喀喀聲，紫色的大手像是發條玩具般抖動。

成千上萬的小販向我們招手  
父親叫我不會回應任何人  
否則會被帶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 
我緊緊握住父親的手  
盯著前方不敢轉頭

我踩著急促的腳步，不斷與路人擦肩而過，因此引起了小販們的注意，它們沒有馬上行動，畢竟我是中華街的人。

「小姐，要不要買個肉包？」

「坐下來喝點湯吧！」

「新鮮的烏賊，現烤的烏賊。」

「沒有吃到這個，妳會遺憾一輩子。」

小販開始集中對我推銷產品，它們的臉上混著紫色與紅色。

「跑！」我對自己說。

我不小心看見了旁邊的小販  
它們面帶微笑

小販們推著推車，根本追不上我，但是前方仍然有許多小販，有些紫色的大手差點就要抓住我。

變色龍般的眼睛不斷在跳動  
紫色的大手招呼著我們

路人紛紛退開，沒有人願意幫助小販，更沒有人願意幫助我，他們不過是想找間可以吃晚餐的店面，最好可以吃到來自外面的章魚。

路邊的壽司師傅衝了出來

我終於了解這首詩的意義，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被寫進一首詩，雖然根本不知道是誰寫的。

明日屋的門前聚集著一大群小販，它們不斷用言語誘騙那位客人出來，但是這些言語在外人耳中，不過是毫無意義的喀喀聲。要不了多久，那些小販便會發現，然後破門而入。

我偷偷鑽進小巷子，由後門進入明日屋，那位客人依然趴在吧台上。

「快起來！」我搖了他幾下，「小販們要進來了。」

飛往台北的客機上靜悄悄的，燈光被關至最小，大部分的乘客都在熟睡著。透過窗戶可以看見機翼的訊號燈正在閃爍，有時候被雲遮住，彷彿是伸手可及的星斗，守護著這架客機。

我轉過身來，發現父親不見了。

旁邊坐著一名穿著西裝的男子，正在閱讀日文報紙。我盯著他瞧，他回我一個微笑，然後翻了一頁報紙。

這是夢，我心想，所以捏了捏臉頰，就跟卡通影片一樣，可是沒有任何效果。我只好閉上雙眼，陷入沈睡。

再一次醒來，坐在旁邊的依然是那名男子。我聽見飛機伸出輪子的聲音，然後轟一聲地降落，伴隨著我的恐懼。父親的行李當然不在了，我只好拿著自己的行李，跟著那名貌似日本人的男子前進。通關的時候，海關人員特地站起來看我一眼，但是沒有詢問我的家長在哪裡。

走到出境大廳，姨丈突然跑了過來，緊緊將我抱住。

「真是厲害啊，自己一個人搭飛機回來！」他說，眼角的魚也在笑。

「爸爸呢？」我終於開口說出這幾個小時唯一的問題。

「爸爸沒跟你說嗎？他要留在東京處理工作的事情啊！」

我搖搖頭，開始懷疑這一切是不是姨丈的謊言，也許他根本就不是我姨丈，而是與眼前那些匆匆忙忙的腳步一樣，都是陌生人。

「沒關係，」姨丈把我放下來，「爸爸過幾天就會回來了。」

當然，這是說謊。

之後我便開始找尋回到中華街的方法，我一直相信父親還在那裡，從我走進中國餐館的廁所開始，父親就被掉包了。

小時候的我無能為力，只能依賴書本與網路蒐集資料，卻一籌莫展。母親因為工作上的忙碌而無法帶我到日本旅遊，於是我利用考完大學的暑假偕同幾個好友前往關東，行程上特地安排了橫濱中華街，但是我怎麼樣也找不到那間餐館，也許早已關閉，也許從來就不存在。

進入大學以後，時間與資源也更加充裕，終於在一間情色光碟店找到「媒介」。但是媒介有很多種，原本打算把全部買下來，卻發現一個媒介要價上萬元。

「我不知道你要哪一個。」正在剪指甲的老闆說。

「我要去中華街。」

「這樣還是不知道，」老闆開始磨指甲，「其實我根本不懂哪一張可以到達哪裡，我只負責販售，與收錢。」

「不然我唸給你聽。」我說，然後開始唸起那首詩：

看不見盡頭的大街  
左右掛滿了紅色的燈籠  
小時候的我和父親行走著  
成千上萬的小販向我們……

「好了，好了。」老闆摀住耳朵，「有夠難聽的。」

「這樣找得到嗎？」

「你認為你在找的那條街是什麼顏色的？」

「金色。」我說。

「金色是嗎……這就麻煩了。」

「等等，應該是紅色才對。」我趕緊改口。

「紅色是嗎？」老闆拿出一個大紙箱，「那就容易了。」

「只有這一片是紅色的。」

「這樣夠嗎？」我拿出十張千元鈔票。

「應該是不夠，」老闆捏捏下巴，「看在你是第一次的份上，就算你半價吧！」  
老闆收下鈔票，開始清點，微笑中露著一顆銀色牙齒。

「這樣就可以了，記得再來啊！」

永遠也不會再來了，當時我是這麼想的。

第一次回到中華街，才發現它的規模遠遠超出我的想像。馬上就感受到小販們不懷好意的視線，於是我低下頭，看著柏油路面前進。這樣一來根本就找不到那間中國餐館，想要問路人，卻發現自己根本不知道那間餐館的名字。

別無他法，我只好繼續往前走，走著走著，突然萌生想要抬頭的念頭，巨大到我無法去顧及那些小販，與那首詩。

我抬起頭來，眼前是地鐵站的入口。

「這裡是哪裡？」壽司師傅問。

「某個地鐵站，已經荒廢許久。」

兩個人一起逃出明日屋以後，壽司師傅顯然也不知道該往哪裡去，於是我帶著她來到這裡——整個中華街我最熟悉的場所。我熟練地拿起地板上的打火機，點燃一根蠟燭，插上積滿蠟油的燈臺。火光佈滿了整個地鐵站，生鏽的管線密佈，嬌小的月台不及十公尺長。

「你好像對這裡很熟悉。」

「來過很多次了，」我走向放置在角落的老舊辦公桌，「這裡就是我來到中華街的目的。」

「你不是來尋找父親的嗎？」

「第一次的確是，」我打開最上層的抽屜，「但是我爲了躲避小販而跑進這裡，發現了這些東西。」

我從抽屜裡拿出一把舊式左輪手槍，以及一本棕色皮革日記。

「日記裡寫著許多迷失在中華街的人，他們爲了繼續留在這裡而出賣外面的人。」我彈開手槍，將子彈一顆一顆裝進去。

「我相信父親也成了那樣的人。」

我將手槍上膛，朝著軌道後方開了一槍，火花瞬間照亮牆上的標靶，以及時間軸般逐漸接近中央的彈孔。

「你打算要做什麼？」壽司師傅坐上辦公桌旁邊的旋轉椅，絲毫不害怕槍聲。

「讓父親離開這裡的方法只有一個，」我說，「就是解決掉景珍樓裡所有的人。」

我又開了一槍，正中標靶的中央。壽司師傅托著下巴，盯著我瞧，臉上什麼也沒寫。

「可以的話，」我繼續說，「我會繼續救出更多迷失在中華街的人。」

「爲什麼要這麼做？」師傅拿起日記，翻了幾頁。

「當我看見這本日記與手槍，我就知道一切都是安排好的。」

「這是我的使命。」

我又朝牆壁開了一槍。

「於是我不斷練習使用手槍與擬定計畫，只可惜靠著媒介進來的人，必須在限定的時間內離開。」

「不然就會變成這樣。」壽司師傅冷冷地說，雙眼盯著我的腳。

我低頭看見自己已經長出吸盤的雙腳。

「看來我必須走了。」我把手槍與日記放回抽屜，「很感謝妳的幫忙，下次我一定會想辦法報答妳。」

我跳下軌道，打算走向熟悉的出口，突然間，我感到雙腿一軟，倒了下去。雙腳已經完全變成了章魚的觸手。

「沒想到變化這麼快。」師傅走到月台邊，低頭看著我。

「拜託……帶我到出口，只要走個幾分鐘就到了。」我發現自己的聲音越來越奇怪，就像是在水中說話一般。

但是師傅沒有下來，只是繼續看著我，我只好往前爬，卻發現雙手也成了章魚的觸手。

「好吧，我帶你離開。」師傅說完就跳到我旁邊。

視線也開始變化，看來眼睛也成了章魚，這就是章魚的視野。我感覺到師傅將我抱起來，可以聞到她身上的味道。

可是，我再也分不清方向。

「妳知道怎麼走嗎？」我想開口，但是沒有辦法，所能控制的只剩下不斷開闔的章魚嘴。

師傅開始哼起歌來，然後輕輕唸著：



看不見盡頭的大街  
左右掛滿了紅色的燈籠  
小時候的我和父親行走著  
成千上萬的小販向我們招手  
父親叫我不會回應任何人  
否則會被帶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 
我緊緊握住父親的手  
盯著前方不敢轉頭

走了很久很久  
兩隻腳變成軟軟的觸手  
父親只好把我抱起來  
我不小心看見了旁邊的小販  
它們面帶微笑  
變色龍般的眼睛不斷在跳動  
紫色的大手招呼著我們  
我恐懼地抱緊父親  
手臂上長滿了吸盤

父親什麼也沒說  
只是繼續前進  
不知道過了多久  
才把我放下來  
我的四肢恢復了原狀  
但是父親已經完全變成章魚  
路邊的壽司師傅衝了出來  
「跑！」  
我聽見章魚說

「跑！」